



# 贝贝的初恋

〔香港〕唐人著



# 贝贝的初恋

〔香港〕唐人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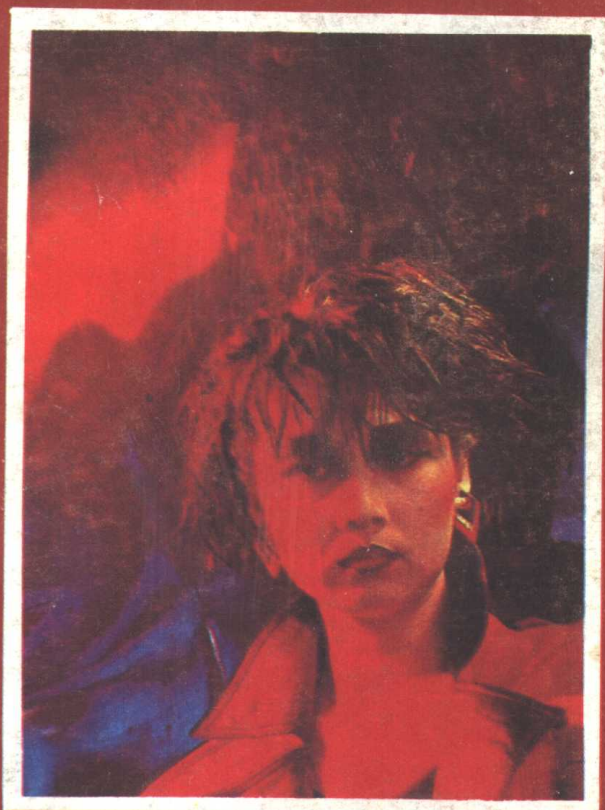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内 容 提 要

初恋是甜蜜的。但是在五光十色的香港社会，美丽、善良的少女陆贝嘉在初恋时却尝尽了甜酸苦辣，几个男子怀着各自的目的死死缠住她，而她又得不到自己所倾心相爱的人的爱，再加上家中屡遭不幸，各种打击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少女袭来，几乎使她失去活下去的勇气……

责任编辑：陈肖人

装帧设计：邬永柳



ISBN7-5407-0492-6/1·369

定价：9.40元（上、下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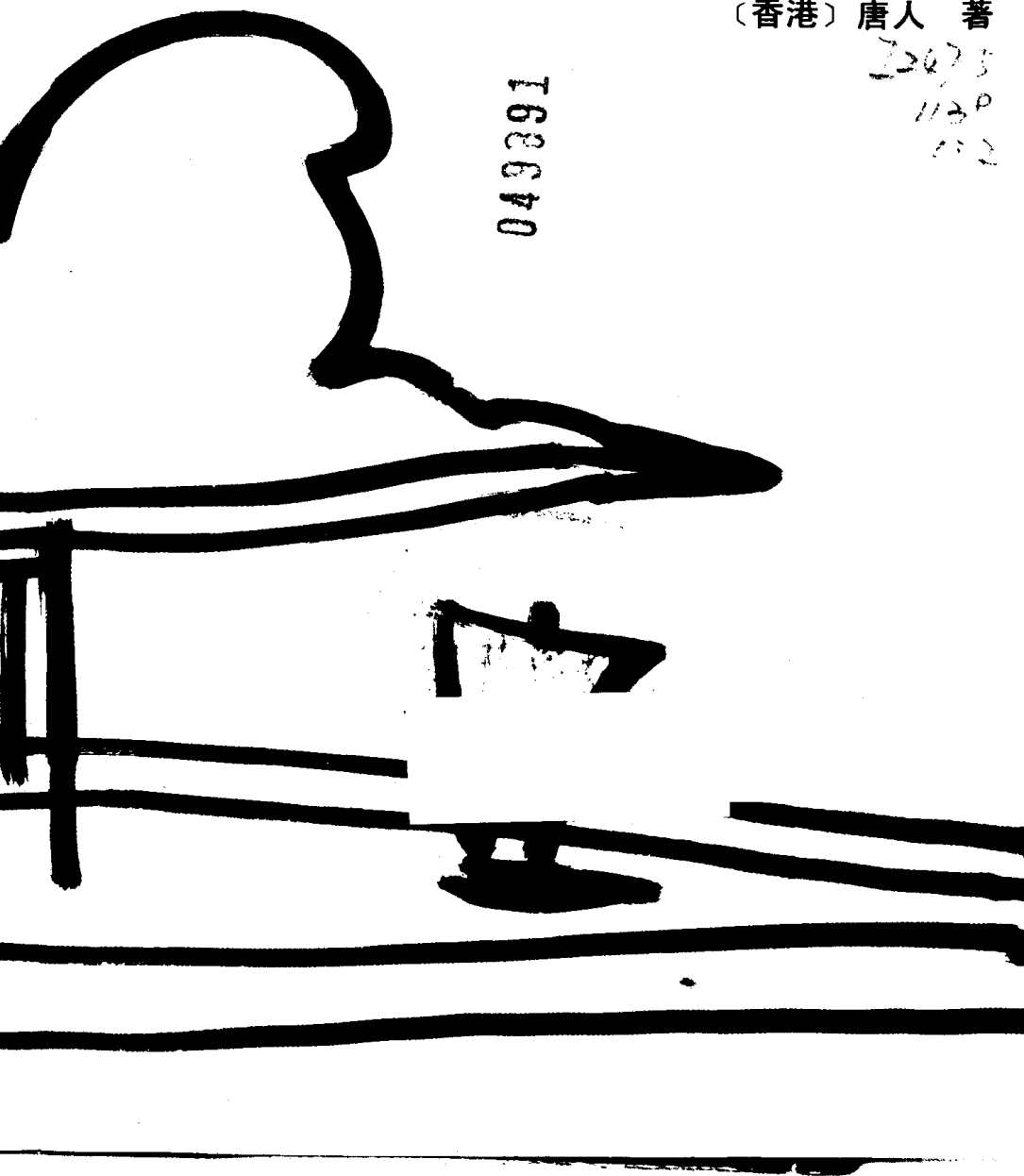
# 贝贝的初恋

---

〔香港〕唐人 著

2075  
113P  
52

049391



**贝贝的初恋(上、下)**

唐人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22 插页4 字数475,000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700册

ISBN 7-5407-0492-8 / I·369

定 价: 9.40元

# 出版说明

唐人先生，原名严庆澍，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香港著名作家。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，他的鸿篇巨著《金陵春梦》在内地一版再版，引起各阶层读者的强烈兴趣。十年浩劫之后，他创作的表现香港社会现实生活的小说，也由数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（那时多用笔名阮朗）。

《贝贝的初恋》这部长篇小说，是唐人先生六十年代初期的作品，原题为《月儿弯弯》，仅在报纸上连载过。作者曾计划在他病愈后着手修改和整理这部作品，不幸作者在一九八一年初冬因脑溢血再发病逝于北京，再不能亲手实现自己的愿望了。现本社特约请唐人先生的侄婿赵元龄整理这部作品。小说易名为《贝贝的初恋》，乃是作者生前的意图。

漓江出版社

## 第一章

把五封信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书桌上，贝嘉犹似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程，她瘫软在椅子上，昏昏地，感到生命似乎已经离开了躯体……

“天明了。”她瞅一眼百叶窗外漏进来的曙光，有风，颤抖的手移过案头日历，压在这五封信上，心头疲乏地说：“贝嘉，你生命的日历就停留在这一天，为什么这样短呵！”她迷惘地举起杯子，喝干最后一口辛辣的酒，想哭，却哭不出来，没有眼泪，感到眼皮十分沉重，她哀怜地抚摸着那叠信，象抚摸着那五个人，喃喃地说：“你们来看看我吧，我连眼泪都没有了呵！”

远处一声鸡啼，吓了她一跳。她踉跄立起身子，吃力地换上一件旗袍，哀怨地说：“不不，你们有的在上海，有的在新界，有的在台北，有的远在加州、东京，你们一个都不要来，不要来，我……”她向那间布置得十分精致舒适的卧室投以最后的一瞥，把那个沉甸甸的手袋紧贴在胸前，犹如有人在和她抢夺似的……

她一步一步，犹似行进在千山万水，艰辛地扶着墙壁，到达十五层大厦的天台，靠在门前喘息，晨风把她的秀发拂了一脸，她悄悄地关上小门，对她的二房东在心头说了声“再见”。

她举起手，擦了擦散发，扭过头去，发现有个中年人裸

着上身，正在练拳健身。“呵，”她在心底苦笑：“我们都起得早，不过，你起早是为了生，我是为了死……”突地她浑身痉挛起来，好象几天来几次三番才下了决心的主意，已经给海面的晨曦、出海的渔帆，以及来自筲箕湾的电车铃铛、附近婴儿的啼哭，包括那个一丝不苟在练拳的中年人，以声、光、色，顽强的求生意志、美好的生命所否决……

“哦，”贝嘉吃惊起来：“是尾房张先生在练拳，我说天台门怎么一大早会开着的？”于是她急匆匆越过天台，紧抱着那个沉甸甸的手袋，越过栏河，立在狭窄的屋檐上，还没移动右脚，脑袋一阵昏眩，本能地靠在栏河上喘息……

她仰着头，迷惘地望着清晨的苍穹，弯弯的月亮还没下落，她为她的轻生而脸色苍白，薄云纱似的遮盖着，犹似遮盖着一张少女惊恐哀恸的脸。

“别瞪着我，”贝嘉哽咽着对月亮说：“在你脸上变幻着太多的面孔，我怕，我悲伤……”她左手掩住脸，准备往下跳，右胳膊突地象套上一只铁箍似的，动弹不得，耳边响起尾房张先生微微发抖的声音：“别别，陆姑娘，你不能……”接着感到一股力量在把她往上提、往上提……

“放手！”贝嘉用尽力气说：“再拉，我就往下跳！”

“不不，陆姑娘，”张先生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……一个这么好的姑娘，犯不着想不开粉身碎骨……”

“这是我个人的事，”贝嘉道：“你管不着！”

“不不，”张先生道：“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这是大伙儿的事！你……你说说，为什么你要离开这个世界……”他紧紧地挽住她的右胳膊，任她怎样挣扎，也不放松。

贝嘉恨恨地说：“张先生，请你别拉住我，”她喘息：



“我的胳膊快断啦！”她挣扎，左脚滑落屋檐，张先生吓出一身汗，她自己也一身汗，但她立刻想到：“我还怕什么？”心头一酸，便对企图拯救她的人说：“张先生，请行个好，放手罢，天刚亮，很静，我跳楼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现在你可以回去，让我悄悄地……”她哽咽着说下去道：“你只当不知道，就没有人怪你。”

“那还成话！”张先生正在企图出其不意，把她隔着栏河拖救过来，听她这么一说，忽然醒悟道：“我已经看见了，不能视而不见，那会使我终生遗憾，我张汉森不做这种没良心事，总之今天我非把你救回来不可……”后悔没吃早点，总感到今天气力不济，便大声喊：“喂！有人跳楼啦！快打九九九呀！”喊声在清晨宁静的北角上空回荡，贝嘉急道：“张先生！”她心头涌上说不尽的愤激与哀伤，分明刚才还对张汉森感到感激之情，此刻忽地痛恨起他来了，一扭头，就朝胳膊上的“铁箍”使劲咬了一口，痛得张汉森双脚在跳，却没放手，并且用尽气力大叫道：

“有人跳楼啦！打九九九呀！”贝嘉心更慌，也更气，向那个铁箍再咬一口，牙齿刚挨着皮肤，忽地发现人家的胳膊上多了两排血孔，鲜血在每一个小孔里向外直冒，蓦地又觉得自己嘴上咸咸地，黏黏地，腥味扑鼻，贝嘉心头酸痛，贝壳般一嘴牙齿本能地松弛下来，并且合了拢来，哭道：“张先生，我想不到先伤了你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请放手，让我毁了自己……”

张汉森痛得眼睛都红了，又气又急，嗓门也哑了，骂道：“自杀的人没出息，我一定要救回你，还要教训你！你同我女儿差不多年纪，咳咳，人也很好，却想去死！”他突地

兴奋起来，对门大厦窗口探出一个女人脑袋，模样象个女佣，张汉森道：“打九九九呵！”那女佣“呵”了一声便不见了，张汉森道：“陆姑娘，不如跟我回去，现在还没人发觉。”贝嘉恨道：“我非跳不可！我长得这么大，干什么都没人敢阻挡我！”于是两人又纠缠个没完，这当儿一辆巡逻车自筲箕湾开来，发现了大厦天台的紧张情况，于是警员们下车直扑天台，而对面那个女佣召来的警车消防车也正好赶到，周围的邻人也吵醒了，街头迅速布满人群，云梯在向上攀高，救生网在地下张起，吱吱喳喳，喧喧闹闹，人车拥塞，天翻地覆，张汉森又急又喜，他认为拯救她的可能已大大增加，但她拚命挣扎，眼看就要从他手里滑落……。

“还是回去吧！”张汉森边喘息边说：“警方面前，我来替你担当！”

贝嘉声音嘶哑，挣扎间地面上忽然掀起一片惊叹，她那沉甸甸的手袋掉下去了，

贝嘉“呵”了一声道：“我的手袋！”

张汉森问道：“一个手袋算什么？”

“不不，这可是比我的生命还重要！”

“胡说！瞧你的酒味，你准是喝醉了！”

“不不，我没喝醉，没喝醉……”

“瞧你这副神态，你还想自杀，这不是疯了吗？”

“不不，快让下去，我要找回我的手袋，快放开我，我要下去，我要和它一起埋葬，一起终结……”

警员们气喘吁吁地赶到跟前，驱散闲人，正想说话，十二层楼的包租人马太挪动着她肥胖的身体，披头散发奔到贝嘉的跟前，一边伸手去拉贝嘉，一边说道：“贝嘉贝嘉，你

可死不得呵！快——”

警员急忙拦住道：“你站开些！”

马太号哭着道：“她这个房客就象我的女儿一样，我要拉住她！”

贝嘉惨然地说：“你别过来，马太，别过来……”

“天哪！”马太急得拍手打掌道：“外面闹哄哄，我还以为哪儿发生火烛，闹了半天，谁知道是你呵，贝嘉！你平时这么好，一点儿也看不出你要走这条路，到底你为了什么呵！贝嘉，你怎么可以死，象你这样心地善良的人都不得好死，这世界还成什么体统呵！”

贝嘉尖厉地号哭说：“不不，马太，快别这样，别忘了那五封信请你代我寄出去，房钱昨天我多付给你两百元，就是请你替我安排这些杂事的，”

马太忙不迭摇头摆手，抹泪道：“不，不不，只要你好好的回来，我不收你的房钱，那五封信，”她指指警员，“他们已经拿走啦！”

正在挣扎着往下跳的自杀者忽然扭过身子，双手紧攀着栏河，愤怒地说：“把信还我！”见没人回答，而警员却在一步步逼过来，贝嘉力竭声嘶地喊道：“还我信来，不给我那五封信，我就跳！”

“你，”一个警官苦笑道：“人家是为了救你一命，你还讨价还价呐！好啦好啦，本来自杀是有罪的，你咬了这位先生一大口，也会被控恶意伤人罪，但这些都都可以免了，只要你回来，你什么事儿也没有了，好了，快快，快回来……”

“还给我信，”贝嘉厉声说：“谁稀罕你们救我！什么罪、罪、罪！”她冷冷一笑：“连死我都不怕了，还怕罪！”

她右手一扬：“还我信来！”

警员道：“只要你回来，十分钟以内便把信还给你。”

“我不信！”贝嘉忽地又惊叫起来：“我的手袋！我的手袋！我的手袋比生命还宝贵，我的手袋！”她默默地垂下头来，哀哭着：“信呵……手袋呵……”她不断地啜泣着，天台上、马路上，上千人在屏息凝神注视她的发展，突地她幽幽地说：“好吧，张先生，放松我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回来……回来……”

张汉森透了口气道：“这就对了！……”手略一放松，贝嘉就这样背部朝前，鸟似的直往下落，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、一片喧嚷，那声音包含了惊恐、叹惜、同情、以及好奇与凑热闹。

就当贝嘉凌空下坠一刹那，她已经感到自己象羽毛似的轻飘，在过度紧张、悲痛与疲惫下，就在那一瞬间她已经昏厥过去了。因此落在救生网里时，那剧烈的震撼也没有使她苏醒过来，几千人的喧嚷声也没使她苏醒过来，十字车的凄厉呼号与急症室的呻吟哀哭，都没有使她苏醒过来……

但在翌日天明前她却倏地自病床上坐了起来，她总以为已经死掉，此刻准是到达“天国”，四周才这样静悄悄地，胳膊上不再戴着个“铁箍”，脚下也不再是又窄又狭的屋檐，双手攀着的也不再是矮矮的栏河，前后左右更不见那些数不清的陌生面孔……

温暖的床褥，温暖的衣服——但她的心更加凄苦，没有温暖，

贝嘉揉揉眼，并没发现长着翅膀的小天使，也瞧不见想象中庄严巍峨的天国宫廷，她吃惊于身处的环境：“我到什

么地方来了？”使劲拧了一把大腿，有痛感，虽然觉得没有气力，但证明并非梦境，可是瞧不清任何东西，模模糊糊，心悸头眩，开始怀疑自己没有死去，而再度使劲揉揉眼睛之后，发现有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子到跟前来，贝嘉忙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医院。”对方淡淡地说：“你醒啦？”

贝嘉颓然倒在床上道：“原来没有死，你是护士姑娘呵！”

护士笑道：“听口气你很失望，也真奇怪，这么多人自杀，大都是为了生活病痛和恋爱，你可是为了什么也要这样做呢？”

贝嘉哽咽着问：“请问我的手袋呢？我记得它比我先落地。”

“当然警方拿去了，”护士道：“会发还给你的。”

“我那五封信呢？”

“当然也是警方拿去了，发不发还你当面去问他们吧。”

“姑娘呵！”贝嘉哭道：“我来这里多久啦？”

“昨天早上七点三刻。”

“天哪！”贝嘉哭道：“我躺了这么久啦？告诉我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来看过我吗？”

“他们来看过你，”护士道：“还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席德昌。”护士道：“恐怕到现在还没找到。”

“找他干什么？”贝嘉哀伤说：“找他……”

“咳咳，”护士急道：“你可不能太激动啦，陆姑娘！医生说你受了震荡性内伤，得好好休养。你留下五封遗书，

只有席德昌在香港，不找他问问明白又该找谁哪？”

人们正在找寻中的席德昌，其实当贝嘉跳楼时，他也是一个目击者。他当天一清早去找她时，到北角下得电车，老远便发现人声喧嚷，听人说：“女人跳楼！女人跳楼！”他的脚步也加快起来，犹似在人潮中渗入一滴水，他挤进人流中间，提心吊胆“欣赏”他口口声声称之为“爱人”的贝嘉在天台“演出”。不过好心肠的观众是为她可能粉身碎骨，脑浆涂地而提心吊胆；而在席德昌，却为她被人救回，或者悬崖勒马而提心吊胆。

他终于目睹贝嘉鸟似的飞落下来，在惊天动地的嗟叹声中他抹了抹汗，悄悄地离去了。他在她身上的“打算”实在是已经筋疲力尽，他没有气力挤进人丛、到她遗体之前，向她表示什么了。

人们正在找寻中的席德昌，根据遗书信封上所列地址，是大埔圩附近的一幢石屋，人们寻到这幢小石屋，只有门上—把锁在向来访者作了无言的、但十分明确的说明，人们从小窗中朝里望，发现陈设不但简陋，而且空洞，好象好久已没有人住，并且屋主也不想回来似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屋主不干脆把石屋卖掉了呢？

“席先生在香港打工，”镇上的人答复寻人者说：“是在电车路阿克大厦十九层奥利佛洋行做事，”边说边找出一张名片：“这是前几个月前他来搬李行时留下的。他说他是个单身汉，出入新界不方便，所以搬到洋行宿舍中去了，至于他不肯卖掉这石屋，那是因为他喜爱乡间清静，如果结了婚，他会带新娘子到大埔度蜜月的。”

镇上“有地位人士”有关席德昌的资料使人满意，但人

们回到香港、到达阿克大厦去找寻席德昌时，奥利佛洋行的答复却不能使人满意：“本行并无此人，席德昌只是本行保险部的经纪，经纪印备这种名片十分普通，不足为奇。”

“那他住在什么地方？几时到洋行来呢？”

没有人知道，因此也没有人回答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一位保险部的职员道：“我有一晚喝得半醉，在铜锣湾过马路时碰上红灯，看见席德昌驾驶一辆新车子，身旁坐着一个女人，因为相当熟，他要我上他的车子，把我送到宿舍。一路上他不和我介绍那个女的，我当然也不便问，却问他住在哪里？还是公寓吗？他好象很紧张，说了个地址，我感到好奇，把地址记在心头，当夜借口在他车上丢了打火机去找他，才知道他不但有妻子，孩子也有三个了。”

“错了吧？”寻访者说道：“那封遗书的口吻，分明是对单身汉说的，你分明是弄错了。”

奥利佛洋行保险部的职员笑道：“我说过我是半醉人，相当清醒。席德昌多年来做我们的经纪，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也能谈得来，他是王老五我们都知道，还请过我们好几次。”

“请的是什么？”寻访者问道。

“吃、喝、跳舞，”那职员道：“其他没什么了，这很平常。他还带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，记得是雄狮公寓。所以那晚上发现他既搬了家，又有妻子儿女时，我的酒完全醒了。”

“请你再想一想，”寻访者问道：“他和陆贝嘉之间的事情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职员再补充：“到底经纪不是同

事，往返比较少，对他私人的事情，就不大了了。”

“这真奇怪，”寻访者沉吟道：“在她给他的遗书里，分明写得很明白：他们不但在相爱，而且已经相爱几年了！”

奥利佛洋行的保险部职员都大吃一惊，有人问：“那可不可以把这封遗书给我们看看？”

“不不，”寻访者起立，告辞道：“这件事没有完，我们还得继续调查，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，遗书不便透露，以免误事，——我们去找席德昌。请，请这位先生带路。”

洋行职员把这批人带到铜锣湾那幢新大厦时，说明几楼几号房，寻访者表示一个人上去，要大家在附近餐室等候。

“这是一幢新型大厦，”寻访者一面打量，一面上自动电梯：“恐怕每层要三四万。”他在席家门口却碰了个钉子，看门的说：“他在昨天晚上搬到隔壁海王大厦十二楼B去了。”

“海王大厦？”寻访者心头一动：“那是全港最新、最贵的大厦，每层至少在五、六万以上，席德昌这个经纪怎么这样有办法！”五分钟后他出现在席家门口，却进不去，因为那家著名的东极电气公司，正在为这家刚刚入伙的住户装置豪华的气温调节器、雪柜、以及凡是一切与电有关的玩意儿，砰砰膨膨，热闹极了。

“嗯，”寻访者纳闷道：“看样子，这个姓席的是个暴发户哩！”他们这一行是最善于联想的，寻访者怀疑到贝嘉的轻生与席德昌的迁移这两者似乎有些什么牵连，但再一想，遗书中根本没有提到过一个钱字，也就不再往下猜了。表明身份入门之后，女佣却告诉他：“先生太太嫌家里吵，带孩子到外面吃饭玩儿去了。”寻访者只得耸耸肩膀，任何人



理解到家中有工人“动工”时的心情，出门暂避完全必要。

于是寻访者在晚上再去找他，两脚刚出电梯，忽地瞥见一些使他诧异的东西。

那是附近一家酒楼的几个伙计，提着大大小小的外卖菜盒，桌布和酒瓶，正从席家门里出来。寻访者目送他们进电梯，心想：“这家人家真是暴发户了，瞧模样并非请客，也要这家著名酒家叫菜，好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一样。”想到这里，这位办事的人诧异道：“席德昌即使假定他与贝嘉的自杀没有关系，但是既然相爱已有几年，作为男方，总没理由听到她自杀还会喝酒庆贺之理……”

“假定他并不看报，不知道她的消息，那末一个有了一妻三子的席德昌，为什么还要和她谈恋爱呢？……还有奇怪的，”寻找者越想越糊涂：“既然谈恋爱谈了好几年，女方怎么没发现对方不但已结婚，而且孩子都已有了一大群？”

席家大门关上了，寻访者不知怎的也不想按铃，就在那相当宽敞的过道上走了几步，又想到：“一个这样的男人还在谈恋爱，这封遗书拿给他之后，夫妻俩吵架也该够瞧的了。”寻访者这一行办理这一类案件多到记不清，反正当它“公事”办了算了，只是贝嘉这一回却给他不少困惑，他再三考虑，心想不如见了面再说，于是按了门铃，表明身份，在那豪华的客厅里，做了使席德昌大为惊异的客人。

在寻找者眼中，穿着一身新睡衣的男主角身材魁梧，很英俊，可是年纪至少也在三十五岁以上，比女主角大了好多。他满脸欢愉可是掩盖不住那份惶恐，侍女佣倒了杯冻汽水，席德昌递过烟，强笑着问道：“潘强先生是探员，一向少见，请问有什么贵干？”